

1979—1988

文献

杂志从刊

WEN

XIAN

ZA

ZHI

CONG

KAN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1979-1988

文獻

杂志从刊

WEN

X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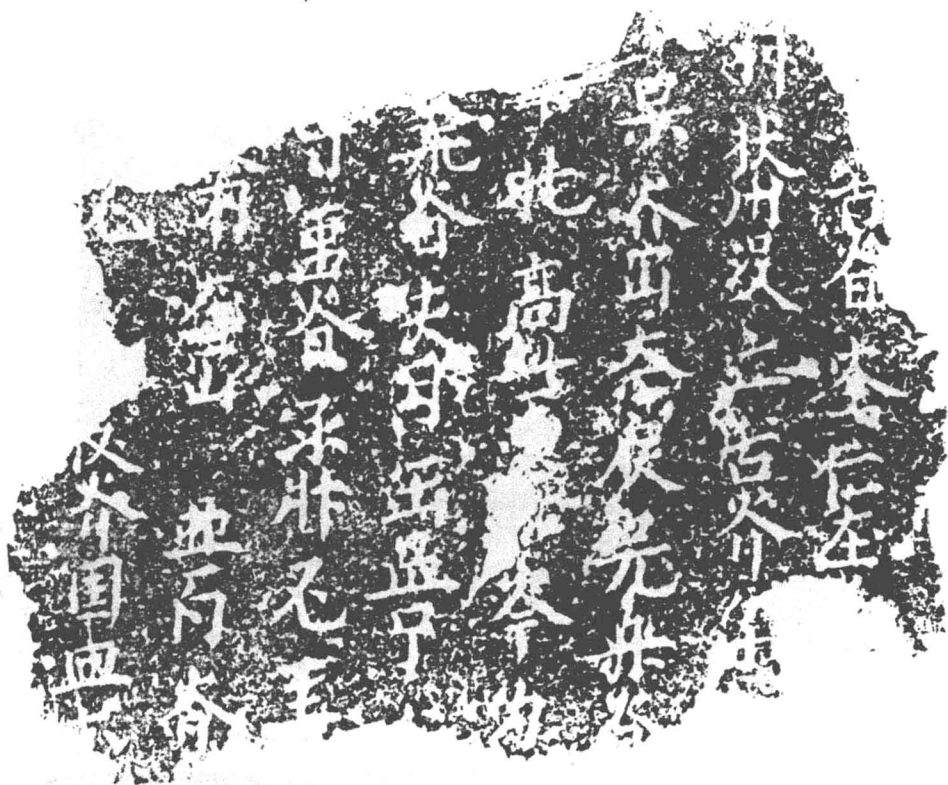
ZA ZHI CONG K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1

Wenxian 1985



契丹大字《辽上京残石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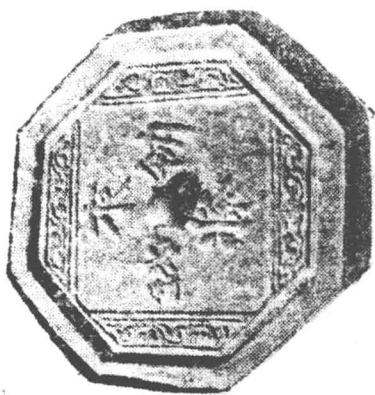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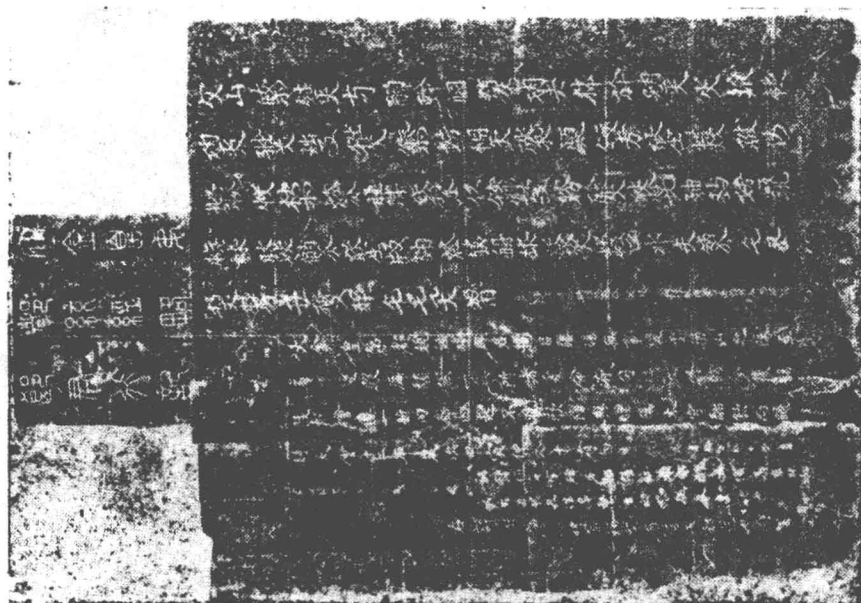


契丹大字铜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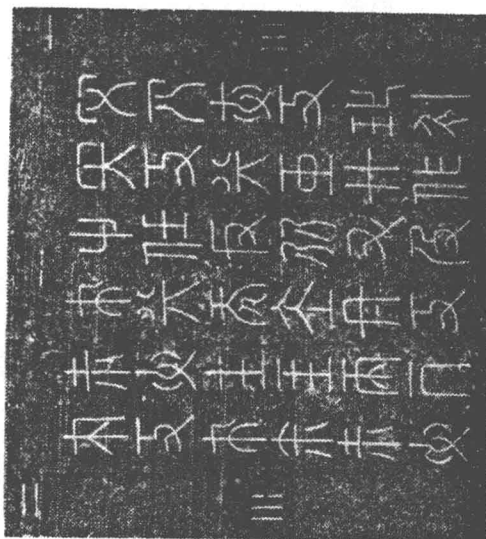


契丹大字
辽上京出土银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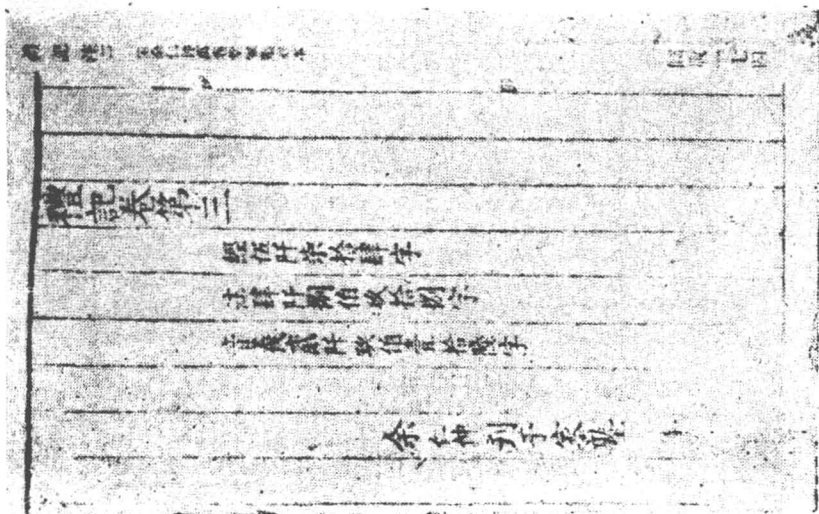
契丹小字，汉字合璧《郎君行记》碑记



契丹小字《宝抵镜》



契丹小字《道宗宸册》篆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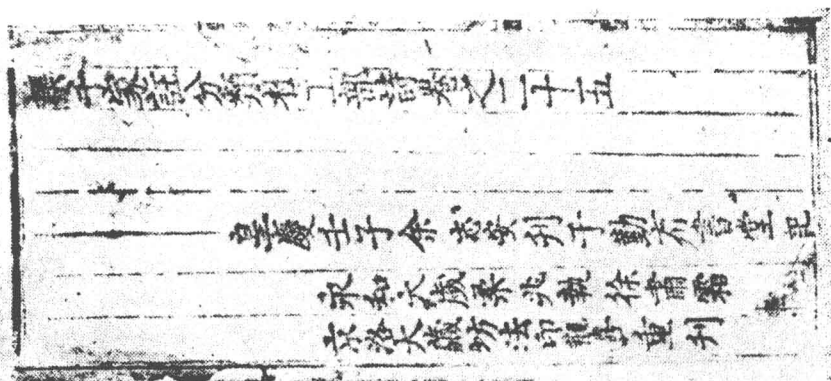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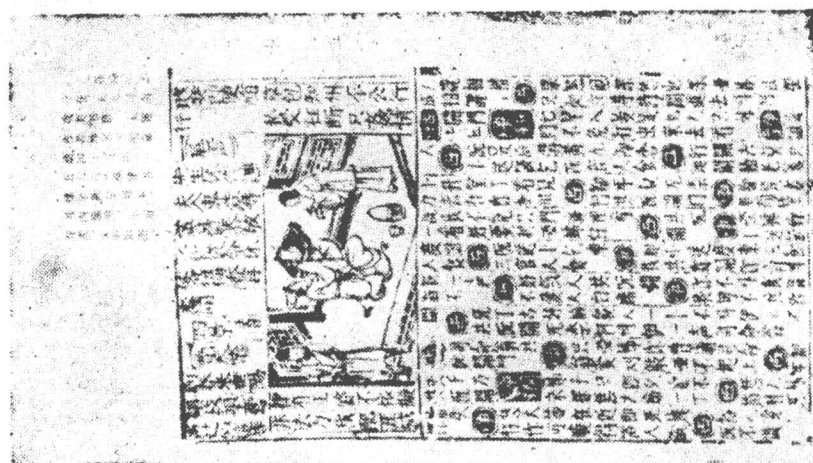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
建陽余氏刻书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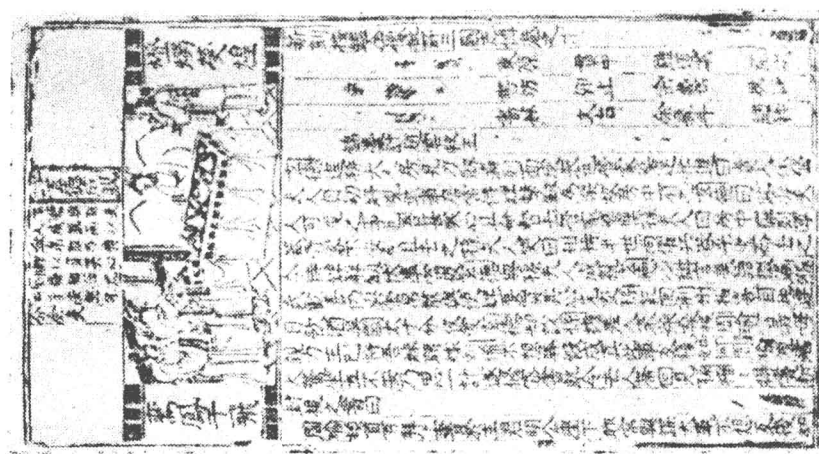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



图六



图五



图四

建陽余氏刻書影

文 献 季 刊

1985年第1期

(总第23期)

今本《诗经》已非原来面目·····	李家树	1
陈士斌对《西游记》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·····	蔡国梁	12
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·····	刘 辉	25
《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目》序·····	赵景深	44
《红楼梦艺术管探》序·····	周汝昌	46
卢弼著《三国志集解》校点记·····	钱剑夫	51
《岳飞庙志》序·····	邓广铭	76
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·····	万 明	82
· 小掌故· 科场“挟带抄本”·····	薛 英	102
章太炎先生致吴承仕的六封论学书 ——兼正《章炳麟论学集·释文》之误·····	李希泌	104
· 方志、谱谍研究·		
王廷相家谱的发现——《仪封东王世族家谱》·····	葛荣晋	115
鲁迅家世与《越城周氏支谱》·····	冯秉文	121
·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·		
商鸿逵先生学术传略·····	徐 凯	125
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叙录(一)·····	李致忠	135
跋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·····	陈杏珍	148
《军机处分次奏进应毁书籍单》跋尾·····	杨殿珣	272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(十六)·····北京图书馆金石组	16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与研究 ·

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别集草木卷与

《全芳备祖》·····杨宝霖	16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蒲松龄《药崇书》二卷抄本(上卷)

·····蒲松龄纪念馆供稿 盛伟标点	174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谈谈蒲松龄的《药崇书》抄本·····盛 伟 冯 健	19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兄弟民族文献荟萃 ·

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(上)·····于宝林	19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中国文献在国外 ·

日本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初探·····李春光	225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中国刻书史·建阳余氏刻书考略(下)·····肖东发	23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中国古代文献学知识 ·

我国古代的驿站和烽燧·····王世厚	25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 文献之窗 ·

也谈《台湾外记》的演变和著者考

——兼与卢维春同志商榷·····李健一	264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谈《茅盾少年作文》·····毛华轩	26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本刊改刊座谈会纪要·····刘宜辑录整理	28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本刊改刊启事·····	封二
-------------	----

本刊稿约·····	288
-----------	-----

· 补白 ·

萧韵：方扶南谬改少作辨(43) 荆民：太仓崔华的卒年(50)

坚：《中国历史讲稿》出版(75) 中原：《中国地方志考评大丛

书》即将出版(114) 程光：周叔弢先生与宋板周叠《咏史诗》(147)

封面题字：茅 盾

今本《诗经》已非原来面目

李家树

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说：

现在先秦古籍，真赝杂糅，几乎无一书无问题；其精金美玉，字字可信可宝者，《诗经》其首也。^①

所谓“字字可信可宝者”，只是说《诗经》没有后人伪作的闯入，不象同时期的又经秦始皇焚烧的《尚书》那样真伪混杂而已。其实，传世的《诗经》本子（以《毛诗》为主，鲁、齐、韩三家仅得佚文），已经不是它的本来面目。

一九三五年，朱东润在他那篇名重一时的文章《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》里，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疑问说：

文化之绌绌，苟以某一时代之偶然现象论之，纵不免有后不如前之叹，然果自大体立论，则以人类智识之贻启，日甚一日，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，殆无疑议，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，能为此百六十篇之《国风》，使后世之人，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，而三千年后之民间，犹辗转于五更调，四季相思之窠臼，肯首吟叹而不能以自拔？^②

朱氏这篇文章，主要从《国风》一百六十篇本文出发，考证它的作者跟《雅》、《颂》一样，同出于贵族阶级，因为《国风》在文学上所显示的惊人成就，似乎不是一般民间歌谣可以达到的。他的结论，容或有误，却相反相成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：《国风》是民间歌谣，而现在的面目不类民间歌谣，必然是曾经后人在艺术上加工过的。到了一九五一年，郭沫若就把这个事实具体指出来，他在《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》一文中说：

……其实《诗经》是很可以“怀疑”的。虽然不能说是“后人伪造”，但必然是经过后人修改润色，整齐划一过的东西。例如从时代来讲，从周初至春秋末年，有五六百年之久；从地域来讲，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，包含着二十来个国家；从作者来讲，《国风》取自各国民间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取自朝廷贵族；但诗的体裁大体上是一致的，用韵也是一致的，而在《国风》中竟找不到多少民间方言。请把《楚辞》和《诗经》一比，更可以使我们增加疑问。《楚辞》（汉人作品除外）是楚国一国少数人的作品，用韵虽然一致，而体裁便有不少的变化：《离骚》与《招魂》不同，《九章》与《九歌》有别。地方色彩的浓厚，民间方言的众多，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。把这两者一对比，便可以看出……《诗经》毫无疑问是经过删改的。古人说“孔子删《诗》”，我看不单纯是孔子一人，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。^③

翻开今本《诗经》，可以发现许多统一修改了的现象：（一）十五《国风》、二《雅》、三《颂》产生于不同的地域，但其中没有方言的分歧；（二）《诗经》的制作年代，上下五六百年，但押韵的范围始终一致；（三）《诗经》的篇数超过三百，而形式极为整齐，以四言为主。从这三个现象看来，今本《诗经》恐怕已经失掉它的原来面目，因为诗篇曾经采诗者的润色，使之雅言化，然后乐师再作字句上的删改，使之合乐（可能韵脚是主要原因）；经过几番手续，势必要改变本来的面貌了。

跟《楚辞》比较，《诗经》所显现的地方色彩并不浓厚，主要是没有方言的歧异。譬如二《南》里虽有楚风，不见楚语，正是由于经过周人修改的缘故，而周人依据的标准，是当时流行于北方的“雅言”。《论语·述而》说：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晋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说：“雅言，正言也。”又引郑玄说：“读先王法典，必正言其音，然后义全。”所谓“雅言”，指比较正规的语言，这是汉人的解

释。事实上，“雅言”就是“夏言”。《荀子·荣辱》说：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，是非知能材性然也，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。”又同书的《儒效》说：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，是非天性也，积靡使然也。”这里的“君子安雅”和“居夏而夏”相对，雅和夏同义；夏即中夏，后来的“诸夏”是指黄河南北各国。所以，清刘台拱《论语骈枝》说雅言就是“王都之言”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说“周室西都，当以西都音为正”，即是当时的官话了^①。这是先秦时代一种通行于上层阶级的共同语，跟各地方言的语音甚至语词都有显著的分别，进而影响到书面语言；象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等书面语，它们跟下层阶级的口语，就形成了一定的距离。《诗经》大半是民间歌谣，但是采诗之官运用文字工具记录下来以后，自然而然地经历了“雅化”的程序。西汉刘向《说苑》就有一个民间作品雅化的例子，可以拿来作为印证。《善说篇》记载榜柅越人当鄂君面前唱了一首歌说：

澹兮杳草，澹于昌炫，泽于昌州，州湛州焉乎，秦胥胥
纆于乎，昭漶秦踰，渗促随河湖。

夹杂着不少越国的方言俚语，鄂君听不懂，于是找人译成楚语说：

今夕何夕兮，寥中州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
蒙羞被好兮，不谗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，知得王子。山有
木兮木有枝，心说君兮君不知。

证明经过一番文字的雅译工夫，可以消除方言的歧异，然后才明白好懂，而《诗经》也大抵在雅化的情况下改变了本来面貌。

为了使歌词合乐，乐师必定加以润色，否则就不便弦歌。各地方言不同，歌谣的韵脚应该是随地而异的，但今本《诗经》中诸诗韵部的分合，大体上一致。缪钺据黄侃所分的古音二十八部为准，就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的用韵，仔细考核，发觉“异部合韵”的仅得九十条。他在《周代之雅言》一文中统计说：

综计以上所辑录，异部合韵者共九十条，合为四十七类。《诗》三百五篇，除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尚余二百七十四篇。每篇多者十余章，少者二三章。每章之中，有一韵者，亦有换韵两次或三次者。统计此二百七十四篇用韵之处，共一千六百五十四。《诗》三百篇，以时论，上下五百年；以地言，纵横十余国。且当时作诗，皆本唇吻自然之音，非若后世之韵书，而在一千六百五十四处用韵之中，异部合韵仅九十条，其余均在同部。……可见当时必有一种标准语，即所谓“雅言”，为诗人所据，故虽绝国殊乡，用韵乃不谋而合。^⑤

由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，上下五六百年，而其间诗篇在押韵范围上不但始终一致，即使是例外押韵的情况也几乎一致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，这是绝对不合理的。因为语言由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个部分构成，其中最不稳定的是语音，所以当时必定有一个人为的语音系统，而这语音系统又是从“雅言”演变而成的。为了遵守这个语音系统，对采集所得的各国民歌，也要进行窜改，在删掉方言语音的时候，结果连诗篇原有的字句也都受影响了^⑥。

如果《诗经》所录全为乐歌^⑦，为了合乐，更需要大量的改动，不但要照顾押韵，还要照顾诗歌形式和章节的问题。今本《诗经》的字句形式整齐，多以四言为主，而且有几个套子，反复运用，如出一手，例如“山有……隰有”、“未见……既见”、“岂不尔思”等等，很难想象距离极远的东西南北的歌谣作者彼此模仿^⑧。此外，《诗经》诸诗的章节，大多复沓重叠，不类民间歌谣。顾颉刚《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》说：

凡是歌谣，只要唱完就算，无取乎往复重沓。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，太短了觉得无味，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。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往往一篇是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，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。我们在这里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，其它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^⑨。

屈万里曾粗略估计过，在《国风》一百六十篇诗之中，回环复沓的诗篇共约一百三十三首，不回环复沓的共约二十七首^⑩。从两者数量的多寡看来，可见《诗经》中的诗，特别是《国风》部分，再不是民间歌谣的原来面目了。还是入乐前形式的诗，在先秦典籍里，很难找到例子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记载令尹子革引祭公谋父谏周穆王之诗，名叫《祈招》，形式参差不齐，跟常见的《诗经》的整齐形式有些不同：

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

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

从体裁而言，《祈招》之诗应属“雅”类，但形式极不整齐，似乎还保持着入乐以前的形式。如果把它加工一下，就很容易变成四言诗了：

祈招愔愔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如玉如金，形民之力，无醉饱心。

《诗经》里的人民口头创作，要改为整齐的四言形式，恐怕也是使用这个办法，删掉一些助词、连词，即可成为今本《诗经》的形式。

古诗在当时被集中整编过，是不容置疑的^⑪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首创孔子删《诗》之说：

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刘歆《七略》，也同意孔子删《诗》：

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三百五篇。

似乎负责集中整编《诗经》的人是孔子。但孔子删《诗》之说，疑点极多。清李惇《群经识小》说得好：

《史记》谓古诗三千，孔子删为三百，误矣，即删《诗》之说亦非；孔子考订诗篇，使之得所则有之，删则未也。观经传所引诗，逸者不及十之一，且其辞多雅正，亦不

在可删之列，其所以逸者，或亡于夫子之前，非夫子删之也。卫郑齐陈，皆有“淫诗”，夫子不删，所删者何等诗耶？……《论语》一则曰：“诗三百”，再则曰“诵诗三百”，诗不止于三百，而三百是其大数，夫子岂取既删之后以为言，而曰人诵我所删三百乎？必不然矣。^②

孔子时，诗的搜集已有成数。《墨子·公孟》说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。”孔子自己也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；又说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（《子路》）证明孔子之时，《诗》的流传，只得三百五篇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，鲁乐师歌《诗》的程序，跟今本《诗经》的编次大略相同，而孔子时年八岁，可见在孔子以前，《诗经》早有定本了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，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所记载的引诗歌诗，便有二百五十条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诗篇见于《诗经》，逸诗只占百分之五^③。这说明了当时流传的《诗经》本子，还是比较固定的。有一点不妨指出，《史记·宋世家》说：“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，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汤高宗，殷所以兴，作《商颂》”，以为《商颂》是宋诗，词意是很明显的。但是，《孔子世家》说：“上采契、后稷”，又把《商颂》当作商代的诗，前后互相矛盾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所见的《孔子世家》的一段记载极有问题，对所谓删《诗》之说是不能不加以怀疑的^④。《论语·子罕》引录了孔子一句话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按孔子述而不作，对《诗经》的贡献，恐怕不是在删诗方面，而是在正乐方面。

那么，《诗经》究竟是谁集中整编过的呢？答案是当时采诗之官和乐师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

天子五年一巡狩。岁二月东巡狩，……命大师陈诗以观

民风。

《汉书·食货志》说：

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，以采诗，献之大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故曰：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。

《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《注》说：

从十月尽正月止……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无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间采诗，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子。故王者不出牖户，尽知天下所苦。

采诗之制的内容，向来都说得不大清楚。因为民间歌谣最能反映人民的情状，统治者为了审查政治的脉搏，特别设置采诗之官，到民间去采集诗歌，也是可能的事。各国都可能进行采诗，但没有一定制度，无论在组织或者规模方面，都是没法跟后来的汉代乐府^①相比的。除了采诗以外，同时还有献诗之说，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师旷说：

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，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献艺。

《国语·周语上》记邵公谏厉王说：

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勃。

又《晋语》六记范文子劝戒赵文子说：

吾闻古之王者，政德既成，又听于民，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，在列者献诗使勿兜，风听胥言于市，辨祲祥于谣，考百事于朝，问谤誉于路，有邪而正之，尽戒之术也。先王疾是骄也

似乎所献的诗，都是讽谏的诗，所以要“师箴，瞍赋，矇诵”，